

婚姻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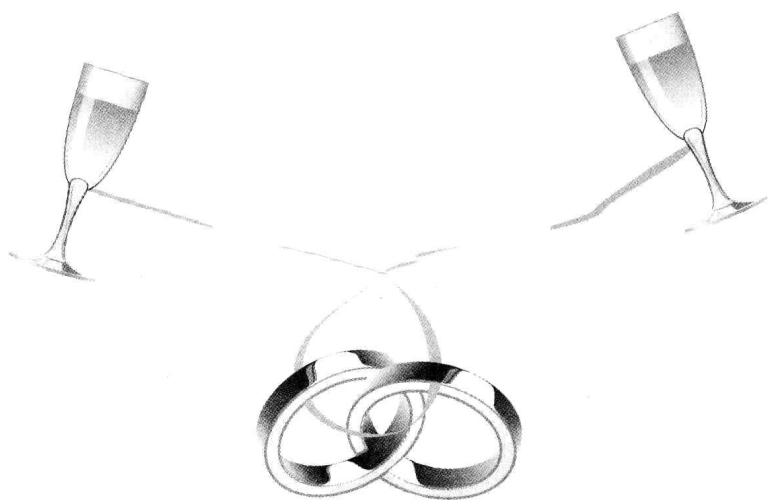
格致 著



作家出版社

婚姻流水

格致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婚姻流水 / 格致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063-6738-7

I. ①婚… II. ①格…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2791号

婚姻流水

作 者: 格 致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刘之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80千

印 张: 17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738-7

定 价: 2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我的开始	1
如何爱上五花肉	5
哺乳动物	7
我等到天都黑透了	11
坐在呼吸的空白地带	15
水暖工	19
肉体深处	22
道路是我唯一的同谋	26
我选择Y精子	29
不敢远行	33
体育课	38
一个白天和两个黑夜	41
西风等在门外	49
蓝窗帘，白窗帘	52
哺乳期	60
士兵小豪	63
珠母贝1996	66
需要救生筏	77
易燃物	82
命案	86

危险的玻璃	91
麦香	94
月亮下面	101
我死了，你怎么办？	108
红方块	111
它的孩子，我的孩子	124
你要警惕月末那几天	127
谁在身后	134
金银饭	139
第三个平面	144
氰化钾，静悄悄	153
怀抱	159
南卧室	164
他是山鲁佐德	179
离婚助手	183
离婚彩妆	186
叙述窗帘	191
“一个人张灯结彩”	196
和平大使	203
可怜天下领导心	206
和它在一起	209

我的开始

吴连长没有给我时间，他出手太快了。我真是低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如果他也像蔡医生那么文明，估计到现在我还嫁不出去。我的问题很严重，不被逼到墙角，我是不肯结婚的。

吴连长认识我的那段时间，正在等一个调令，因此他很有些闲工夫。我在团委上班，我没闲工夫，可是我的领导，那个团委书记，他已经把我的婚姻大事列入他的工作计划，他比我妈还着急。如果在一个单位，有一个大姑娘嫁不出去，就像在一个家庭里有一个大姑娘嫁不出去。在一个家庭里，那个父亲最着急，在单位就是领导最着急，在我单位就是周书记最着急。人一着急就会导致错误出现。周书记的错误是这样的：吴连长他不是有闲工夫吗？他在上午9点多就跑到我单位门口来了。来了也行，他还往我办公室打电话，意思是让我出去。我接电话的时候，周书记就听见了，还没等我的拒绝出口，他就说，去吧去吧。从今天开始，你处男朋友就是咱团委的工作，算你在上班，奖金照发。你要本着为团委完成工作任务的态度去与吴连长约会。我听了周书记的指示后就在上午9点多下楼了。

当时也是春天，也是那种还没有树叶，没有花草的春天。那个阶段的春天只停留在日历上，在纸上，仅供期待，所以我一下楼就同吴连长被三月的冷风给包围了。上午9点能去什么地方呢？吃午饭太早

了。那时街上可没有各种吧，只有饭店。那时街上没有快捷旅店，那时青年男女的想法，整个社会整个环境都不支持都漠不关心，那时谈恋爱还要依赖大自然，比如江边、公园、树林等等。可是，三月的北方大自然还没有为青年男女准备好，还不具有被依赖的基本条件。这时候，吴连长就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的建议是到我的住处去。在那种环境下，这个建议一点也不可疑，很顺理成章。我被冷风吹了几分钟后，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我的住处离单位是很近的，那是政府的宿舍楼。在顶层给我们这些没结婚的人准备了宿舍。既然没结婚，我们的宿舍就不是单人的，我和另外三个姑娘住在一起。前两次我都是下班后和吴连长见面、吃饭、看电影什么的。他送我回来的时候，已经见过我的伙伴。他了解了我的居住情况，包括在什么地方，哪个床是我的等等。

我的宿舍是有厨房的，我说要不中午就别出去了，在这里可以做饭吃。吴连长说行啊。我一边跟他谈话，说些人生什么的，一边我就收拾一捆韭菜。那韭菜是昨天买的，我们四个大姑娘准备包饺子，结果发现没有面粉，于是改吃米饭。昨天的韭菜到了今天已经不水灵了，有一小部分叶子已经变成黄色的。我一根一根地把黄叶子摘掉。吴连长却不帮我干活，他笔直地坐在我和那捆韭菜的对面。我也不着急，因为时间太多了。那么快把韭菜收拾完，还干什么呢？还有，我看见男人不做家务感到很正常。我父亲也是不做的，我从来没看见父亲在厨房里停留过，没看见父亲干过农活。我父亲总是一尘不染地去开会，因此我看见吴连长面对一捆韭菜所采取的态度我没有什么不适。后来，结婚以后，他反复强调，穿军装是不能做家务的，是不能抱孩子的，也就是说，他想帮我做家务，而他身上的军装不同意。而他听谁的呢？答案是他听军装的。我父亲不做家务，因为我母亲是全职太太，我是吗？我是干部，我天天上班，跟男人一样上班，我的工资不比男人少，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又生孩子又煮饭？当我把那捆著名的韭菜摘到一半的时候，吴连长就从韭菜的对面站起身，坐到了我左侧。我是坐在床

边的，这样我们就从相向变成了并列。其实说话还是相向的位置更便利，而并肩的格局不利于说话交流。比如房子上的窗子，南面一个，北面一个，都打开后，风的流动是很顺利的；如果两扇窗子都在一面，风就不愿意进来。一开始，我和吴连长就坐成了南面一扇窗子，北面一扇窗子。现在，南面的窗子移动到北面来了，两个窗子在一面墙上了，这就是不想做语言交流了。窗子不想只说话，窗子要靠近窗子。吴连长没有马上行动，但也没拖得太久，他还是在一分钟之内就把他移动位置的答案告诉了我：他用一只手就抓住了我的两只手。他对我认真择菜的动作腻烦了，他打断了我。他也不说话，他是个只行动不阐释的人。我们的身后就是我的床。他很好地利用了地形。我想他一定是一边说话，一边分析地形。我坐着的床，对他太有利了。一个军人，他发现他占据有利地形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能打赢这个战斗。我没有任何准备。我不知道一个战斗在等着我。就算我知道，我也不是一个准备好了的军人的对手。人家在军校学了好几年。侦察、利用自然地形、从哪个角度进攻、抢占山头、打扫战场，这些他都是通过了考试的。现在的军事战争，不像古代，还要下战书，通知敌方，现在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在他出手之前，我没有接到任何信息。他突然就从我的左侧翼进攻了。我以一个良民的身份在一个日常的劳动里直接就被卷进了一个战争。

我几乎是被他很快就按倒在我择韭菜的位置上。当我从他的左肩看到天花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面临什么。

这不行，你有力气也不行！我还没想好呢，或者我根本就啥都没想，不能用暴力逼我做决定。我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提出反对意见。在战场上，战败一方有条件提意见吗？我的意见肯定不被采纳。但是我不甘心。我想怎么办？我还是有空间想怎么办这个问题的。没有办法。我只能用体力反抗，但是我发现我动不了。我想，总不能喊救命吧。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突然放大的脸说，我要上卫生间。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慢慢松开了手。

我在卫生间里洗手，弄出水声，然后我出来，不准备就此事说什么。我想我的神情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应该被我写得很清楚了。我以为一个到临界点的炸弹已经被我成功地排除了，谁还没有点自尊心。我继续择韭菜。让我意外的是，吴连长他不分析敌人的表情，他要把他必胜的战斗打下去，他不在意被打断。当我又被控制在那里不能动了的时候，我再说上卫生间，他就笑了。他说，一个计策只能用一次。他靠着让我迷惑的意志逼着我把开始了一半的战斗进行了下去，这样，当我们一同吃那盘鸡蛋炒韭菜的时候，已经是一对夫妻在吃饭。我一边吃饭一边想，我得怎样向周书记汇报呢？我说他布置给我的工作任务我已经在上午提前完成了？

如何爱上五花肉

吴连长不爱吃甜的食物。如果把肉做成糖醋的，他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的经验里，肉只能用盐、酱油烹调。刚结婚那阵，我还是有一些耐心。除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还动手。比如把切好的水果递嘴边上去。放嘴边还不吃的话就强行塞到嘴里。我这样也是万不得已，他太瘦了。瘦到后背的脊骨是突出来的，像是一道山脉。皮下没有任何脂肪。不吃水果也不爱喝水。他说，我不渴，喝什么水？关键是，他老是不渴。由于他老是不渴不喝水，他的细胞应该是总处于缺水状态的。由于时间长了，他就习惯了细胞缺水，习惯了细胞不成圆形。

为了引诱他吃水果，我设立奖励机制。洗好一盘子水果放茶几上，一般就是苹果、橘子、梨等这些常见水果。他看电视。他总是看电视。他看一眼水果，然后接着看电视。对于那么饱满鲜艳的水果，他不爱吃也不爱看。我只好想办法了：我们家是工资集中制。我们家两个人的工资都集中在我一个人的手里。这样，我知道他钱包里是没有多少钱的。只要他的钱包里没有多少钱，我就有办法让他吃水果。钱包里没有多少钱的人的意志是不坚强的，是容易被打败的。于是我给水果明码标价。吃一个苹果多少钱，吃一个橘子多少钱，我都规定好。不是他给我钱，是我给他钱。他吃水果，我给他钱，倒贴。这就是我的办法。

我还逼他吃过肥肉。他太瘦了，比流浪狗还瘦。太瘦或太胖都是个危险的形状。他的瘦，不是我导致的。认识他时就那么瘦。他的瘦激起了我的虚荣心。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改版他的瘦。原来瘦，是不认识我，没人管，生活得不好；现在跟我结婚了，投入到了我温暖的怀抱，还那么瘦，我起啥作用了？有我没我都一样，这就有关我的颜面了。如何才能胖得快呢？只有直接吃脂肪。下班，煮一块五花肉，切一盘子，放他鼻子底下。要说明的是，他不吃肥肉。一点都不吃。他说吃过，结果在嗓子那里就下不去了。他看看五花肉，推远，说看着都觉得不行。我说吃吧，挺好吃的。如果吃半盘子，给你100元；吃完整盘子给200元。那是九十年代，工资每月才500元。因此200元，不是个小数目。果然，他抬起头，盯住我，真的？我说真的。他说那你把钱先拿出来。等我吃完你不给钱，我不是白吃啦。我可信不着你。我把钱拿出来放到桌子上。面值是50元的。绿色的。我很喜欢那套人民币。那套里好像没有100元面值的。他把肉盘子拉回去，嗅嗅，然后运了运气，一口吃了两片。很紧张地咽下去后，他和我都等着他呕吐。结果，他睁开眼睛，说，夷？怎么会挺好吃呢？于是他吃了半盘子。吃完半盘子，突然伸手把桌上的200元都拿走了。我说你得按劳取酬，你应该拿100。他说，这半盘子留着，我明天吃。总之，我都吃完还不行吗？我觉得行，目的不是让他吃肉，吃肉的目的不是让他胖吗？哪里是赌一次性吃多少？

强迫他吃肉就那一次。再强迫我也没有经济实力了。此后再做菜，里面若有一点肥肉，他不再像原来那样绕着走。他对肥肉的成见已经没有了。但也没有走向反面，让他热爱五花肉还是有可能。

结婚不到半年，他就胖了起来。我天天跟他在一起，我是看得出来他胖了的，是别人都这样说。有一天，我的手碰到了他的后背，我意外地没有摸到他的脊骨。他的脊骨原来像一条山脉一样横亘在他的后背上。现在，水漫了上来，已经把山脉给淹没了。

哺乳动物

站在厨房门口，我没进去。我发现厨房里面有异常。

墙角有个塑料编织袋，那里面有至少两个萝卜。那里的萝卜是圆形的萝卜，每个都有蜜柚那么大。一开始，那里的萝卜是三个，后来剩下两个。剩下两个后，无人再动它们。若不是地面这一层水泥，它们应该已经利用这个时间扎下了根。它们无法扎根，以我的经验，它们也没老实，它们应该已经长出叶子来了。我想那叶子不会是绿色的，它们没有见到阳光。黑暗中长出的叶子我见过，同刚出蛋壳的小鸡的羽毛颜色一样。萝卜长叶子的动作肉眼是看不见的，因此它们在我的眼里一直是静止的。现在，一个早上，我看见袋子中的萝卜在动，像动物那样动。我得出第一个结论：袋子里面有动物。接着，我又得出第二个结论：袋子里的动物是老鼠。第三个结论：袋子中的老鼠听到人类的脚步声后想逃走，结果它找不到出口。它在长了鹅黄叶子的两个萝卜中间乱跑一气。它跑得使两个静止的萝卜都摇动了起来了。

这时，我走近袋子，伸手抓住袋口。我的一只手，把萝卜和老鼠一同困在了里面。不同的是，萝卜没有出去的愿望。萝卜没有任何愿望。萝卜不能用动作表达愿望，因此可以认为萝卜没有愿望。但是那只老鼠，在它生命的一个死胡同里，寻找出口的愿望是那么强烈。整个袋子都被它弄得抖动起来了。

我喊卧室中的吴连长。

吴连长在执行我布置给他的任务的时候，动作同接到军令的速度是不能比的。他出现时，穿着睡衣，眼睛里还滞留着一大块睡意。我把抖动的袋子交给他，要他扔到楼下的垃圾箱里去。他问里面是啥？我说，一个老鼠，两个萝卜。

如果袋子里只有两个萝卜，那么把袋子扔进垃圾箱的工作就是我的。扔一袋垃圾是一件小事，不应该惊动一个男人。但是，现在不同，这个袋子里有了一只老鼠。那么这个袋子就不是一袋普通的垃圾了，它甚至已经不是垃圾了。老鼠一直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敌人来了，而对付敌人的一直是男人。吴连长抓过袋子没说出反对意见。他在思想上是清楚这是他分内的事。我把他从卧室里或睡梦中叫醒是理由充分的。

他已经走出了好几步，他后背上的条纹提醒我，我的话需要进一步说清。

我冲着他懒洋洋的后背说，只扔进去就行，不要弄死老鼠。

他什么也没说。

当他走下了一层楼的台阶，只剩下头部和三分之二后背在我的视线里的时候，我又把话的关键词重复了一遍——只扔，不弄死！

我认为老鼠应该活着，因为它有那么强烈的活着的愿望。它四处寻找食物为了活下去；它迅速生育为了活下去；它遇到危险是那么害怕，它陷入一个绝境从不放弃求生的努力……但是，我认为人不能和老鼠生活在一个房间里。我可以把我的食物给它，但我不要它在我的厨房里吃。我从未产生过杀死一只老鼠的想法，我只是让它换个地方吃萝卜。

几分钟后，吴连长回来了。他竟然把那个袋子拿回来了！这让我很吃惊！我所说的扔，是全扔。包括老鼠、萝卜、袋子。现在，他扔掉了我要求他扔掉的一部分，把另一部分拿回来了。这是很愚蠢的。第一，这个老鼠呆过的袋子，还能用它来装什么呢？第二，袋子上的

血迹暴露了他的所作所为。

我吃惊地盯着那个摊在我的脚边的袋子上的一片红色的血迹。我把目光从那片新鲜的血上往上移，一直移到吴连长的脸上。我看见几分钟前还睡意弥漫的眼睛已经闪闪发光。他醒透了。他努力压着兴奋。

我问，这是谁的血？话一出口，我已经知道这是谁的血了。

吴连长向后退，说，耗子的。

你为什么要弄死它？

吴连长继续后退，我没有……不是我，是……萝卜。

那你说说萝卜是怎么杀死老鼠的？

吴连长说，我一边走，一边用力上下掂那两个萝卜。萝卜不停地落下来，砸死了老鼠。我没打老鼠，是萝卜打的。

如果我没有在他的身后补充那两句话，我是不会突然失控的；如果我没有把话的关键词又强调了一遍，我也许不会立刻就疯了。

我突然向吴连长扑了过去。我不是突然向他扑了过去，在我看到袋子上那片新鲜的血迹的时候，我就已经死死地扭住了他。现在，我动用了我的身体。我很少对他动用身体攻击，因为我的身体不是他的身体的对手。人家是军校出身，从小练就攻击和防御的基本功。我一定是疯了，我连失败的结局都顾不上了。

吴连长向后退。他在我疯狂的目光下，才知道自己没有理，因此他放弃一个他注定会赢的战争。他迅速后撤进卧室，并锁上了门。

门挡住了我的身体，但门挡不住我的声音。我开始喊叫。

——它招你惹你啦？惹你招你啦？！

——它为什么一定得死？你说！你告诉我理由？

——流氓！你就是流氓！你这个没有理由的流氓！！

——它是哺乳动物你知道不知道！？

——你也是哺乳动物你知道不知道？！

……

吴连长没能拿出我要的理由。吴连长后来认为自己错了。他说从

小到大，打死一只老鼠从来是不需要理由的。但是我的疯狂和愤怒似乎是把他的骨头猛地扭错位了。他不知道是原来就长得错位，还是我用力的扭动使它错位。总之他说我太吓人了，为了那么一点点事儿。

我等到天都黑透了

楼下是长方形草坪。树还很小，挡不住什么。等我回头寻找的时候，拉拉已经不见了。我的目光可以看到草坪的尽头，因为树还很小，挡不住什么。草刚剪过，拉拉再小，也不能在草丛里藏身。它是跑到了我的视线之外。这时候，就需要我的声音弥补视线的局限。我开始大声地喊它，一再重复。往往，我能用声音把跑到视野之外的拉拉拽回来。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呢？我等着我的声音全都落到地上，拉拉没有回来。今天与其他日子不同。我开始紧张，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过。它总是在我的身边玩耍。偶尔跑远了，它自己就会惊慌地跑回来，看看我还在不在原来的地方。我感到它也怕自己会丢了。呼喊是我寻找它的最后办法。我把这个最后办法反复用了多次后，拉拉没有从哪个方向跑进我的视野。我开始在院子里东跑西跑，这说明我的心已经慌了。然而这种毫无章法的寻找，竟然很有效。我找到它了。原来它离我很近，在我的呼喊能覆盖的范围内。我刚才的呼喊它都听见了。

拉拉就在对面那栋楼的山墙下。我站在两栋楼的中间草坪上，离我不到20米。夕阳的余晖被墙阻拦，地上大块的阴影稍向南斜。拉拉在那块阴影里——那个背风、避光的地方——找到了配偶，或它们是在阳光下遇见的，然后一起跑到这里来，跑到这个稍微有点私密的地方。它们没有能够关上门的卧室，在那个公共空间，只找到了一大块

阴影。找到阴影它们就很满意了。脚下是绿油油的草，剪草机留下的断口向外喷涌着芳香；墙为它们站立着，挡着阳光；阴影像一块布幔挂下来。两只小狗很满意。当我转过头猛然看见它们的时候，它们的第一乐章已经演奏完了。我进入现场的时候它们处在第二个阶段，处在难解难分的时候。拉拉看见我，想跑过来，可是它的身体稍一动，它们俩就都发出很痛的叫声，然后拉拉就不敢动了。此时，正是黄昏，院子里晚饭后出来散步的人很多，还有玩耍的小孩。如果谁在这个时候欺负它们，那它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那它们也许会受伤。也许会死。我在别人的小说里读到过一只狗的惨死。我认定那不是虚构的。小说里的两只狗站在路边，它们太大意了，没有细心地为自己找个隐蔽的地方，可能连个阴影都没顾上找。太阳在头顶照耀着。这时候一个人出现了。小说里说这个男人是个老光棍，总也娶不上个媳妇。他从田里收工回来，肩上扛着锄头或铁锹。他走到两只狗身边的时候，狗无法分开也无法逃走。这个男人就把两只狗用他的农具挑起来扛到了肩上。后来他用一把割麦子的镰刀，解除了它们的难解难分。公狗死了，母狗应该还活着。另外，那只惨死公狗的孩子开始细胞分裂。这个小说是我很小的时候读到的，但是多少年了，那只死去的公狗，一直在我记忆的上层无法下沉。我认为那个用农具杀生的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人。我看到这个世界的一角是那么可怕。现在我的拉拉虽然在一个大大的阴影里，但它处在危险中。它不知道危险，它还看不清人间。不知人之恶。我决定给它俩当警卫，我能挡住那手拿农具的男人。过去了一些时间，阴影更黑了，天在一点点变暗。我在旁边的草地上坐了下来。不管多长时间，我都得守着。我用身体把它们遮在身后。有小孩跑过来了。我怕小孩向我提问。大人过来我也不自在。尤其男人走过来，他们会看看狗，再看看我；看看我再看看狗。两只狗都是那种娃娃狗，身形很小，我完全可以把它俩挡在我和那栋楼的山墙的中间。

我坐下来了，我背对着它们，正对着所有路过的目光。这时我希